

· 科技界声音 ·

今年年中,全球时间将进行调整,通用时间将闰上一秒,意味着全年时间多了“1秒”。

军事、通信等领域,1秒火箭飞出了8公里,地球已经绕太阳转了30公里,光也跑了快30万公里,军事上的精确打击也要精确到1秒。但按理说,增加或是减少1秒,对人的生命无太大的影响。

——**国家授时中心时频基准实验室主任 董绍武**

《新京报》[2012-03-16]



图片来源:中国人大网

7年前,我在其长期从事的基础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虽然我在以往的研究在学术界早已形成影响,但这项耗时超过6年、在我看来甚至意义更为重大的研究,却命途多舛,投稿遭拒,我有1名博士在攻读硕博学位5年间,做了这项“开先河的工作”,却因没有1篇第一作者署名的文章,曾一度拿不到学位证书。我担心的是,将来像这样甘愿跟着导师忍受寂寞的学生,可能很难再招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 程津培**

《科技日报》[2012-03-16]

任何期刊大规模地向开放获取转变都要面临财政问题。开放获取不是“免费获取”,必须要有人买单。在没有外部经费支持下,开放获取期刊只能是对(对论文)高选择性和(对作者)高收费,或者低选择性和低收费。资助机构和政府需要直接资助开放获取期刊,以降低其成本,减少一些不利后果。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领导者 Maria Leptin**

Science [2012-03-17]

好的文章不一定有好的技术,好的技术不一定有好的产品,好的产品不一定有好的市场。

市场营销对我们科研院所的人来说是

弱项。中国科学院自己要想管好一个公司是很困难的,这与科研院所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科研院所还是擅长技术研究。我们适合做孵化器的工作,小鸡孵出来以后交给公司,由公司去运作,这是最好的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立泉**

《中国科学报》[2012-03-17]

作为大学教师,我们必须把我们相信的东西教给学生。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把我们所遵循的理念、道德底线教给学生,而是给学生说教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们怎么指望学生能一辈子相信这些理念?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

《中国科学报》[2012-03-17]

现代科技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靠科研仪器的进步,实际上,真正有望做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实验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依靠有自己特点的先进科研仪器,特别需要那些运用到许多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的自主研发仪器。在国际较量面前,不能寄希望于用别人开发的仪器设备开拓新疆土。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在设立伊始就抛出了资助总经费超过5.7亿元的重磅大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陈宜瑜**

《中国科学报》[2012-03-16]

未来10年,中国水利总投资额将达6360亿美元。

——**中国水利部部长 陈雷**

《中国科学报》[2012-03-16]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北方干冷、南方湿冷,平均气温-4.8℃,较常年同期偏低1.0℃。平均气温创下近27年来最低值,是一个气温异常偏低的冷冬。

如果冬季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1981—2010年同期)的平均值偏低0.5℃以上,就算是冷冬;比常年平均值偏高0.5℃以上,就算是暖冬。我国已经连续两个冬季气温异常偏低,遭遇冷冬。在最近的5个冬季中,有3个是较明显的冷冬。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司长 陈振林**

《中国科学报》[2012-03-15]

预备宇航员候选人的基本要求:年龄不超过33岁,工作经验不少于5年,身高在150公分至190公分之间,体重50公斤至90公斤,特别是坐高应在80厘米至90厘米之间。入围成为预备宇航员后并不意味着立即飞往太空,从成为预备宇航员到正式飞往太空的宇航员,至少还需要6年的专业培训时间。目前俄罗斯一级宇航员的薪资已经达到7万卢布左右,在公职人员中属于中上收入。

(俄罗斯联邦航天署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预备宇航员。)

——**俄联邦航天署副署长 达维多夫**

《科技日报》[2012-03-17]

每天集中注意力工作4—6小时,其他时间多半就是玩儿,最重要是效率。捡重要的处理,总得有个选择、取舍。什么时间必须读文献,找适合自己状态的时间,如果感觉不太好,就先不做。

大学主要培养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记忆太多东西,没多大用,很多都忘了。要真正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普渡大学教授 朱健康**

《中国科学报》[2012-03-19]



图片来源:科学网

成功的窍门是什么?是思想上不受拘束,思维很跳跃,想法很多。在我看来,不仅需要提出问题,更需要不断想出巧妙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而设计方案更犹如设计房子,让人着迷。

“朱门”第一课,我教如何“不尊师重教”。我做科学研究,最终要有新发现,但新发现必然要挑战原有的结论,哪怕是来自于权威的结论。如果你们连挑战自己导师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如何挑战其他权威?如何获得新发现?所以,别太尊师重教,一定要有挑战精神。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朱冰**

《人民日报》[2012-03-19]

(责任编辑 杨书卷)